

诗魂

苏联诗歌创作漫步

王 守 仁

漓江出版社

诗 魂

· 苏联诗歌创作漫步 ·

王守仁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23,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2,450 册

统一书号: 10256·151

定价: 2.10元

可贵的尝试

戈宝权

在苏联的文学史上，诗歌是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篇章的。远从十月革命时起，苏联的诗人就继承了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迎接了伟大的十月的来临，马雅可夫斯基曾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参加还是不参加呢？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的革命”。勃洛克当时也曾号召大家：“要用整个的身体，整个的心，整个的意识来倾听革命”。他在名诗《十二个》中，还要求大家：“坚持着革命的步伐吧！”

从那时起，在六十多年的岁月当中，苏联诗坛上除去老一辈的诗人之外，新人更是不断相继辈出，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别德内、勃留索夫、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这些老一辈诗人的名字，同时我们也忘记不了从三十年代以来，象伊萨科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些诗人写的民歌风格的抒情诗章。四十年代初苏德战争爆发，常言说：“大炮轰鸣，缪斯无言”，但是象列别杰夫-库马奇、吉洪诺夫、苏尔科夫、西蒙诺夫这些诗人都亲自投身疆场，用他们充满激情的诗歌来唤起人民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从五十和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又出现了新的“第四代”的诗人，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等人，以及无论是“大声疾呼”派还

是“悄声细语”派的诗人，他们都各自在诗歌作品中，歌唱了苏联人民战后的新生活，从事建设复兴工作的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就是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去俄罗斯的诗人之外，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都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他们都对苏联诗歌的宝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国的文艺爱好者和广大的读者一向是热爱苏联的诗歌作品的，同时苏联的诗歌对我国现当代的诗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年来，我国有很多的翻译工作者大量地介绍了苏联的诗歌作品，但却很少有人对苏联诗歌发展的历史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本书作者王守仁同志，多年来既从事苏联诗歌的翻译工作，同时又从事苏联诗歌的研究工作，他的这本题名为《诗魂》的苏联诗歌创作漫步，就是在这方面的第一个重要的尝试。通过这本文集，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苏联诗歌的传统和革新，了解老一代诗人象别德内、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诗歌创作；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伊萨科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创作道路；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和进入八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的情况。作者虽然没有能更多地介绍苏联各民族的诗歌，但从他对达格斯坦诗人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的介绍，我们也即可见一斑。

王守仁同志不久前编译了一本《苏联抒情诗选》，现在他又编辑成了这本关于苏联诗歌的论文集《诗魂》，这两本书可说是姊妹篇。作为一个苏联诗歌的热爱者和翻译介绍者，我曾为前一本书写了序，现又为后一本书写序，高兴地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们！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京

目 次

可贵的尝试

戈宝权

五十——六十年代的苏联诗歌·····	(1)
七十年代的苏联诗歌·····	(23)
进入八十年代的苏联诗歌·····	(44)
苏联诗歌的传统与革新·····	(58)
苏联诗歌界围绕“自我表现”问题的争论·····	(77)
试论叶赛宁及其抒情诗·····	(85)
阿赫玛托娃及其诗歌创作·····	(106)
茨维塔耶娃及其诗歌创作·····	(125)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创作道路·····	(142)
拉苏尔·加姆扎托夫·····	(166)
维诺库罗夫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	(186)
“伟大十月的第一个诗人”·····	(196)
——纪念别德内诞生一百周年	
伊萨科夫斯基的抒情诗·····	(205)

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杜金及其诗歌创作.....(221)

从叶夫图申科的新作看诗歌与电影的相互渗透.....(237)

附 录

略谈俄国象征主义诗歌.....(251)

叶赛宁之死.....(261)

诗人简介.....(282)

后 记.....(315)

五十——六十年代的苏联诗歌

在苏联诗歌发展史上，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样大的轰动，任何时候都不曾涌现出这么多蜚声诗坛的青年诗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玛杜琳娜、卡扎科娃……苏联批评家公认，苏共二十大以后，抒情诗中的“个人”不再受到“轻视”，苏联诗坛不仅杜绝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集体主义”的死灰复燃，而且不限于“用艺术去解释”别人的思想，“个人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当代抒情诗中得到了更积极、更有力的表现”^①，诗歌发展进入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艺术领域里的变化也是剧烈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曾经流行过粉饰生活的“颂歌体”诗歌，这种外表华丽而内容空泛的公式化诗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几乎消失不见。老一代诗人当中，有的（如伊萨科夫斯基）沉默；有的（如普罗科菲耶夫）以歌颂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土地、俄罗斯文化历史为主；有的（如特瓦尔多夫斯基）迅速改换主题，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的（如苏尔科夫）

① 敏舒津、西尼亚夫斯基：《拥护诗歌的积极性》，《新世界》，1961年第1期。

忙于党政领导工作，基本上中止了创作。中年一代诗人当中，有的（如格里巴乔夫、纳罗夫恰托夫、多尔马托夫斯基）以鲜明的态度否定青年诗人的探索和创新，因而被青年诗人视为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有的继续以抒发对大自然的眷恋之情（费奥多罗夫）、歌颂往昔共青团员们的功勋（斯麦里雅科夫）、回忆战争（杜金、鲁科宁）为基本主题。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进入诗坛的参加过战争的诗人中，有的（如维库洛夫、梅日罗夫、斯达尔申诺夫、德鲁尼娜）始终以诗作反映战争年代的生活经历；有的（如维诺库罗夫、索洛乌欣、赫鲁茨基、鲍科夫）逐渐从战争题材转向日常生活题材。此外，一些非俄罗斯族的诗人（如立陶宛的梅热拉伊蒂斯、白俄罗斯的勃罗夫卡、达格斯坦的加姆扎托夫、卡尔梅克的库古里季诺夫、巴什基里亚的卡里姆、亚美尼亚的艾敏等）也都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了富有民族特色和独具风格的作品。

五、六十年代苏联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社会上对青年诗人（起初对“大声疾呼”派，后来对“悄声细语”派）越来越注意，承认他们是些比较有才能的诗人，而且争先阅读他们的每一首新作。这批青年诗人当中，不少人（如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甚至在西方也引起过轰动，被称为苏联诗歌的“新浪潮”。此外，老一代诗人和中年一代诗人的创作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颇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五、六十年代苏联诗歌创作理论的变化、不同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不同诗人的创作特点，分为“永恒的主题”、“写‘自我’与写‘活人’”、“‘大声疾呼’派与‘悄声细语’派”、“叙事诗的兴衰”等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 永恒的主题

1954年，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在《关于诗歌的沉思》^①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年来诗歌界一直讳莫如深的“永恒的主题”的问题。他说：“俄罗斯诗歌引以自豪的是呼应所有‘永恒’主题的抒情诗。生、死、高尚的爱情、妒忌、热情、公正、人生、使命、人在自然中的自我省悟、不朽——这些便是自古以来真正的抒情主题。”接着，诗人瓦西里耶夫在《美富于多样化》^②一文中也强调指出，诗歌的“永恒的主题”包括“爱情、别离、生、死、负心、忠诚、妒忌”。当时，苏联文学正处于“解冻”初期。毫无疑问，这种创作主张是颇为大胆的，因为不久前的“过去”，就连姑娘的美“似乎也是禁止写的”^③。这种创作主张适应了诗歌多样化的需要，不久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5年莫斯科首次举行了“诗歌日”活动：二百多诗人在书店与读者见面，朗诵作品，推荐新诗并签名留念。此后，“诗歌日”便成为惯例，每年举行一次。从1956年开始，每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别出版《诗歌日》丛刊，而永恒的主题在这两种丛刊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用诗人奥沙宁发表在莫斯科第一本《诗歌日》上的文章中的话说，该刊“既不发表不真实的诗，又不发表冷冰冰的诗”。该文的标题就叫《诗歌的时代到来了》。

以永恒的主题活跃在诗坛上的诗人有费奥多罗夫、索洛乌

① 《文学报》，1954年11月16日。

② 《文学报》，1954年11月18日。

③ 参见拉夫林斯基：《关于爱情诗》，《青春》，1973年第8期。

欣、鲍科夫、维诺库罗夫、加姆扎托夫、艾敏等人。

费奥多罗夫诗歌的永恒主题主要表现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和对心灵、爱情、艺术、生与死等几个方面的抒写。他对大自然有着极为强烈的感情，主张爱惜和保护大自然的一切。任何破坏大自然的美的举动，如滥伐树木、射杀飞禽，他都在诗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的不少诗都是描写自己的故乡西伯利亚的，通过对故乡土地、人民、大自然的抒写，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在他的笔下，最重要的事是发挥人的才能和道德良心的作用。人，不管是象麻雀那样“成群地飞”，还是象雄鹰那样“单独地飞”，只有各自发挥出才能、各自按道德良心行事才有生之价值。从他的第一本诗集《森林亲人》（1955）起直到七十年代的诗集《象迎着朝阳的鲜花》（1974）都不乏这种永恒主题的诗篇。此外，他的这些诗篇大多具有道德探索的突出特点。例如《盲人》，诗人一开始把目光集中在外部世界上，看见熙熙攘攘的莫斯科街道上“走着一个人”，人们各自匆忙赶路，无意中将人挤来挤去；当有人“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抒情主人公便在嘈杂声中听见了盲人“声音很低”的话语：

“碰就碰吧……没关系……”

至少我可以知道

人们和我在一起。”

这里体现出了诗人所探索的那种足以唤起人们善良感情和启迪高尚道德情操的心灵美。

在费奥多罗夫的诗歌中，爱情诗占很大的比重。他写道：“在我们的口号中，有‘和平’、‘劳动’、‘友谊’，还有

‘幸福’。然而，没有爱情怎能称得上幸福呢？……爱情主题是使我们的古典诗歌与苏维埃诗歌达到世界高峰的主题之一。”^①此外，他的不少诗都是关于艺术创作及其使命的，有的还直接表明他对科技发展时代艺术的巨大社会作用的理解：

“学者剖析自然，诗人综合人！”（组诗《鸡叫三遍》）有些批评家从他的诗歌中看到了他对叶赛宁诗歌传统的继承。

索洛乌欣的永恒主题的诗歌，多半是歌颂大自然，因而被誉为“大自然的歌手”。他的诗集《草原落雨》（1953）、《雌鹤》（1959）、《手中有鲜花的人》（1962）、《生活在大地上的人》（1965）以及后来的《论据》（1972）里的许多诗篇都仿佛给读者重新打开了自然界的大门，使读者沉浸在大自然的清新气息里，饱吸着田野的花香（如《野花》、《面包》、《城市的春天》）……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期他的这类作品刚刚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着读者的话，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则任何综谈苏联诗歌发展状况的批评家都不能回避他的这些诗歌。他的诗多半属于自由体，后期偶尔也创作具有鲜明古典诗歌风格的韵律诗，但不论采用哪一种艺术形式，他的诗都自由流畅地抒发出内心的激情和揭示出大自然乃至生活之谜。然而，索洛乌欣的永恒主题的诗，有的也打上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烙印。例如《苹果》（1960）一诗便可看作是对苏共纲领中“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艺术注释：

一只苹果

使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

但它最终被吃了，

① 《爱情与信仰的书》前言，1974年。

这——

我深信不疑。

它是大地和太阳的骄子，

它的诞生——

从花蕾开始。

到完全成熟，

从蜜蜂授粉

到雨水滋润、和风吹拂——

绝不是为了掉落下来

证明落体运动，

证明万有引力，

而主要是

要美而甜香，

脆而清凉，

让人们一面欣赏，

一面切开，

嗅到扑鼻的香气，

让人善于辨别味道的嘴，

把它的甘美品尝。

鲍科夫的永恒主题的诗主要侧重于对日常生活的干预和对人的道德良心的关注。这跟他踏上诗歌创作道路的经历颇有联系。他虽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发表诗作，但那时他主要是搜集整理《俄罗斯民歌民谣集》（于1950年出版），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作为诗人，他是五十年代才出名的。他的诗，不论是五十年代的诗集《令

人头晕的悬崖》(1958)、《雪波》(1958)，还是七十年代的诗集《三棵草》(1975)、《向俄罗斯致敬》(1976)，都以大自然和集体农庄生活为主要题材，阐发自然美和心灵美的主题。他的诗富有民歌式的明快节奏，短小精致，许多诗都被谱成了歌曲，深受青年欢迎。他后期的诗，风格上接近于费奥多罗夫，不仅包含着对生活和时代的严肃思考，而且还在社会道德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母亲与女儿》一诗便是例子：

在电气火车里，我看到她俩。

出于一个作家的习惯，

我躲在一位老人的后边，

从远处把她们仔细察看，

女儿戴的是宝石戒指，

母亲手指上却一无所有。

老人已近风烛残年，

满怀心事，满面忧愁。

女儿身穿珍贵的轻裘，

貂皮围着白晰的脖颈。

母亲穿着普通的衣裙，

戴的是只值三卢布的头巾。

她们默默无语地坐着，

四周是一片恼人的沉默。

仿佛在过去的岁月之中

都犯有什么过错。

维诺库罗夫属于五十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曾经参加过卫国

战争的一代诗人。他五十年代的诗，如诗集《涉及职责的诗篇》（1951）、《湛蓝》（1956）、《战时抒情诗》（1956）、《袒露》（1958）、《人的面孔》（1960）等，大部分都是战争题材的作品，所突出的永远是关于人的职责、正义感、生与死、爱情等永恒的主题。例如《毋忘我花》（1957）：

我记得田野上的那个死者；
身上的军大衣破烂不堪，
脚上的军鞋已经脱落不见。
一丛溅了血的毋忘我花
拥簇着他的脸。

死者静静地躺着，
两眼仰望着蓝天，
那里一只兀鹰在盘旋……

死者没有血色的手上
“娜佳”两个刺字分外明显。

维诺库罗夫通常是在关于战争的痛苦和感受的记忆里汲取灵感，他的诗一般都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渐渐转向日常生活题材，但同样是为了突出永恒的主题：人生、艺术、命运、友谊、爱情等等。他主要通过自己所熟悉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素材，阐发对时代所提出的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艺术手法则以揭示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其哲理思考为主。有些批评家对他后期“放弃战争题材”、有时

“陷入抽象推理”表示惋惜，但大多数批评家对他道德探索的倾向表示赞赏。

此外，在加姆扎托夫、勃罗夫卡、艾敏、库利耶夫等人的诗歌中，永恒的主题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 写“自我”与写“活人”

如果说写“自我”仅限于抒情诗，那么诗歌中写“活人”的主张则扩大到了其它体裁。在1956年第11期的《十月》上，女诗人阿利格尔首先以诗(《最重要的》)的形式重新提出一度活跃在二十年代苏联诗歌领域里的“活人论”主张。她塑造了苏维埃人的综合形象，并加以歌颂。诗中说，他(苏维埃人)“种地”、“炼钢”、“写书”，他“坚强”、“刚毅”、“善良”，他是个“伟人”，是个“童话里的和世代相传的英雄”。但他偶尔也会表现为一个“坏蛋”，一个“无耻之徒”。诗的结尾说，如果“在英雄的身上消灭坏蛋，在伟人的身上消灭无耻之徒”，他将“永世长存”。

叶夫图申科的《序言》(1956)一诗也体现出“活人论”的创作原则：

我整个是互不相容的，

令人不愉快的，

我是拘谨羞涩的，也是厚颜无耻的，

我是善良的，也是狠心的。

我喜欢一切互相交替！
形形色色掺和了我一身——
从西方
到东方
从嫉妒
到欢喜！

立陶宛诗人梅热拉伊蒂斯在谈到组诗《人》（1962）时写道：“在《人》这本书里我不需要去发明创造什么。即使是书名，也用不着去冥思苦想：它就在我的内心里和我的脑际形成了起来……我所看到的这个人，既伟大又渺小，既坚强又懦弱，既乐观快活又忧愁悲伤……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人。谁也不能阻止他成长……我在未来的远景里窥见了他。而在这样的远景里不能不看到的是，他会成为何等的巨人和如何迈开大步前进。”^①

我双脚踏住地球，
手托着太阳。
我就是这样站着，
站在太阳和地球两个球体之间。
……我就是这样站着：
我是人，
我是共产党人。

可见，无论是阿利格尔的苏维埃人综合形象，无论是梅热

^① 《抒情诗简论》，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

拉伊蒂斯的共产党人综合形象，无论是叶夫图申科的抒情主人公的个人形象，都属于自身包含着既“伟大”又“渺小”、既“勇敢”又“懦弱”、既“高尚”又“无耻”，即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活人”。

苏联诗歌中的写“活人”是在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背景下重新提出的。当时，诗歌界曾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所谓“螺丝钉”理论的热潮，不少诗人都以自己的诗作反对扼杀人的个性、人的理智和自觉性，明确表示人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螺丝钉。斯麦里雅科夫在题名为《螺丝钉》的诗中以讽刺的口吻回忆“昨日的天才，阴郁的领袖”：

这是个从容而严峻的人，
人民的命运由他决定，
他甚至想用这个词儿，
巧妙地博取你的欢心。

按照他那权威的概念，
你真的就是这样：
你只不过是一枚螺丝钉，
而不是生活的奇迹和现象。

叶夫图申科在《世上哪个人会没有意思》一诗中，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同样的思想：

世上哪个人会没有意思？
他们的命运都象星球的历史。
每个星球都有自己的特色，